

 中华书局

葛剑雄/著
by Jianxiong Ge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

Wangyi yu Fenli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



葛剑雄/著

by Jianxiong Ge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 葛剑雄著 .—增订版.
—北京：中华书局，2008.7
ISBN 978-7-101-06144-4

I. 统… II. 葛… III. 史评—中国—现代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981 号

-
- 书 名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增订版)
著 者 葛剑雄
责任编辑 祝安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¼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144-4
定 价 29.00 元
-

增订版自序

虽然我从小就喜好历史，但那只是少年时代盲目好奇心的表现。直到1978年10月考取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三年后又留校工作，才确定了以历史地理研究为终身职业。刚读研究生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为何物，就像外界不少人以为就是历史加地理这两门学科。幸而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抱病设帐，在华东医院大厅一角为我们五位同学讲了第一课，才明白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学、地理学的关系，不禁心中窃喜，原来歪打正着，所选专业正适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兴趣，也能利用自己尽管不多却也不无价值的积累。更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后领导明确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从此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先师的耳提面命，瞻仰史学界泰斗和前辈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

一开始我选定的研究方向是西汉人口，1979年写了一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以后用作硕士学位论文。1983年以此为基础写成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又承担《中国人口》项目的子课题，完成中国人口历史变迁的概述，直到完成《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不过我最关注的还是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内的发展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幼时读《三国演义》，对“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深刻。以后自学历史，了解了历朝历代的兴衰，似乎证实了这种分合的规律。而历史学界长期肯定的规律却是，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是支流；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期越来越短；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过，联系到具体问题后，就发现没有那么简

单。特别是在协助先师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对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纠正了长期沿袭的误解。例如，以往无不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当作大分裂后重新统一的开始，而实际上，且不说北宋的统一始终没有完成，而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辽、宋对峙，西夏、大理、吐蕃并存，如果将北宋看成统一，实际是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我将心中的困惑汇报于先师，他也颇有同感，但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的他，对《地图集》中的某些不实之处却无能为力。由于我随侍先师的时间很多，有时连续几个月住在外边，主要就是修订《地图集》、整理《肇域志》、编审《历史大辞典》条目等，统一与分裂往往成为我们饭后、睡前的话题。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和深入，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也开始打破以往的禁区，特别是在口头讨论中，已经相当尖锐地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涉及不少敏感领域。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北京大学的田余庆教授在费正清中心作讲座，在自由讨论时，他也就统一分裂问题发表了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策划一套面向大众的中国政治丛书，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将多年来的思考从“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的角度写出来。到1988年暑假，这本小册子已经写得差不多了。8月间去东北考察，从黑龙江黑河顺黑龙江而下。航行在这条曾经是中国的内河、而今却已是中国和前苏联界河的江中，迎面驶过的前苏联客轮上人们热情的招手，江边却依然可见一座座岗楼、灯塔、兵营，我在船舱中写完了书稿的最后一段。

开学不久，学校发出通知，征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我将书稿的主要观点写成《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应征。我的论文入选教育部的理论讨论会，我去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组成评委评选出席全国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再次被选中。历史学科评出两篇论文，另一篇是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论多元一线》。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大兴召开。上海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八人：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顾国祥（管理）、叶易（文学）和我，上海社科院俞新天、李君如和陈锋，还有一位宝山钢铁公司的代表。带队的是新任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刘吉是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同去的还有理论处处长吴修艺。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开幕、闭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会议结束时，不仅给每篇论文的作者颁发了盖有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大印的奖状，还发奖金一千元，优秀论文（如罗荣渠的论文）发了二千元，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大奖。据说有的省市在会后又发了配套奖金。

改革开放是会议的主题，但争论非常激烈，如对会议的文件之一——中央一份正在起草中的文件，有的认为不应再提“自由化”，有的则以为反自由化不力，还有各种意见，双方或多方剑拔弩张，有时火药味很浓。但讨论集中于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历史方面的论文仅有来自高校的这两篇，社科院、党校系统没有选出历史方面的论文。

1989年初，上海市历史学会召开年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我将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再论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发表，对前文作了补充。

等到那本题为《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在短期内印了两次，一万多册很快供不应求。还在1989年初，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将书稿中的一节整理为《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代名词》一文投给《光明日报》，于当年8月发表。

《普天之下》受到外界的重视。韩国某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日本的刊物摘译了大部分内容，美国的学者发表了意见，台湾版本也在不久问世。第二年，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出版有联合出版一百种“锦绣中华”丛书的计划，向我约稿。我也觉得《普天之下》言犹未尽，再说因种种原因，出版社已不会重印，于是我以此书为基础，扩充为《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书稿完成后，我曾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满意的书名，但与《普天之下》比都相形见绌，不得已，只能用了这个相当直白的名字。

1992年后，我就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写了一些供知识界的同人阅读

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书屋》等刊物。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只是历史的一个片断，但基本的观点都是围绕着统一与分裂这一主题，可以说是提供了若干实例，或者是作了具体的注释。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写得少了，但只要有可能，我还是打算写下去。有的题目，如霍光，腹稿已打了好久，并曾答应交给当时在编《万象》的陆灏兄，希望能快些问世。

1998年底，当时供职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琳兄约我写一篇比较全面反映我某方面学术观点的文章，字数可达三万，编辑保证不改。这吸引我写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学说中国》一书。

三联版的《统一与分裂》印了三次，此后未再出版。但好事者或好意的人早已将此书的全文或章节放在不同的网站，我还见过全文收录这本书的盗版光盘。不过还是不时有人向我索书，其中有的读者尽管已经在网站下载了全文，却还希望有印刷出版的书本。我与三联的出版合同早已期满，而中华书局有意出版，所以就有了本书的增订版。

考虑到这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小结，我汇集了从《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开始的几篇论文放在附录中，和《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一起出版。因为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时间，又分别发表，所以难免有重复的地方，但为了保持原貌，增订版中一律按原文，不作任何删改。

写完这篇自序时，我已过了六十周岁。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从《普天之下》发表至今也已有十七年。其实我的很多看法，我的老师、前辈早已形成。我能够发表这些文字，并且得以延续近二十年，衣食无忧，又不受干预，既说明探索的艰辛，也是一种幸运。如有可能，我愿再探索二十年，愿与同行和读者共勉。

葛剑雄

2007年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增订版自序

□ 引 言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九州传说和现实 6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胎死腹中的五服制·大九州说·中原和华夏

一厢情愿的“天下” 11

九州观念的延续·如果世上只有中文·长城的价值·炎黄子孙

第二章 分与合

历史上的中国 22

国与“中国”·“中国”的扩大和变化·“中国”之争·中国和中央帝国·历史上的中国

分合大势之一 31

从万国到七国·六国灭四海一·由楚河汉界建起的西汉帝国·盛世难再·大分裂的十六国和南北朝

分合大势之二 43

大唐帝国的形成·分裂和分裂的继续·疆域空前的元帝国·退缩中的明朝·统一疆域的最终形成·内乱外患国土沦丧

目 录

第三章 分合的标准

何为统一 64

“统一”的本义·正统僭伪之争·朝代的起讫与统一的始终·称臣纳贡与天下一统·汉唐典章与统一·赫赫武功与统一

何为分裂 73

合中之分·分中之合·分中之分

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受命于“天” 80

得天独厚·以农立国·运粮之难·盐铁会议上的难题·胡骑南下·农区的盈缩·周边与中原

有民斯有土 96

亿兆斯民·移民实边·“迁虏”与“谪戍”·自发移民与战乱移民·内聚移民·移民和民族融合·游牧民族的贡献·人口压力与边疆开垦

民以食为天 109

交通运输·手工业和商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殊途同归 120

中行说与汉使的辩论·各取所需·因时因地的行政管理·一般与特殊

目 录

芸芸众生与风流人物 132

“帝力”的变化·苍生望太平·君王千秋业

第五章 千秋功罪

社会财富的投向 150

“海龙王”的业绩·太仓陈陈相因·驰道和宫殿陵寝·军队和佛寺·挥霍性的“赏赐”

行政效率和治理 156

王温舒的妙计·君民的不同选择·张知县砍茶树·“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政策与对策·神通广大的吏·礼失求诸野·朱元璋的“直隶”

分裂政权的贡献 171

小国的自立自强·移民与开发的导向·戍卒、流民、衣冠·从供天下到供本国·华夏正音重返中原·征服者被征服

乱世岂止出英雄 185

飞将军抱恨终身·百家争鸣与万马齐喑·乱世的魅力

结语 189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193

目 录

附录二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 202

附录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215

引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后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3500 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 3200 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3200 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 3000 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 2870 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 2780—2680 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 2550 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 1680 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 3000 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

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14世纪以后，相当于中国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1667年，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惟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全国性的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

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1911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范围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的价值提出了疑问。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进行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

不能不接受。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 21 世纪的世界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輿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